

知識良心與知識欺詐

梁子衡

幸遇過三位大名士

民國六十年間我因工作關係，曾幸遇過文化教育新聞界三大「名士」：

一位是現已投靠鐵幕大陸的陳鼓應教授，當時我們相約每週在林森北路一咖啡室晤敘，他談政治，我談人道，當他「壯懷激烈」的時候，我則「仰天長嘯」。他說服不了我，我也說服不了他，我會對他說：「知識份子要對時代、對歷史、對國家、對後代負責，不能意氣用事」。他聽後似有所感。

一位是已故的現代學人徐復觀教授。每次晤敘都有我的長官或同事在座，我向不插嘴，某次談到一個大問題，他忽然問我有何意見。我說：「這是父子騎驢，父親該騎，或是兒子應騎的問題，最好由他們父子各視其體力及需要來決定，我們不必太主觀。」徐教授和在座諸公對我的說法頗感興趣。

一為香港名報人、名武俠小說家金庸（查良鏞）先生，當年他應邀回國訪問，我奉命作陪，負責招待，他每次逗我談問題，我都說：「查先生你以寫武俠小說的幻想來談現實問題，使人頗難出招。」他聽後大笑。後來他回港寫過：「我見、我聞、我思」曾寫到我一筆。

由於與這些「名士」的接觸，使我多年沉思

在知識良心的問題上，歷久難忘！

百分之百知識欺詐

當前我覺得更值得沉思的是知識欺詐的問題，試舉兩個最普通的事例言之：

其一：多年前我看過一部電視連續劇：「鐵漢嬌娃」，劇情以日本、清廷以及多方面人員爭奪四個「鼻煙壺」的故事。劇中代表人物最少有三男三女。三男為「燕豪」、「雷龍」、「貝勒爺」；三女是「紅娘子」、「宮本」、「金夫人」。三男三女在服裝上出奇制勝，在深山密林，懸崖峭壁上奪寶，男穿皮襖，女穿旗袍，男的一襲冬衣，女的却袒背露袖，而且雙腿全裸，穿了一條幾與三角袂相等的短裙，我們撇開虛構的劇情不說，單就服裝的寒熱搭配這一點看，已屬知識欺詐了。

其二：臺灣有些「歹徒」去世，靈堂上人潮擁擠，全堂掛滿：「典範尚存」、「哲人其萎」的輓幛；妓院老闆娘開弔，往往被輓者稱為「母儀足式」。如果用「痛失良朋」的字句還講得過去，若稱為「典範尚存」、「母儀足式」則屬於百分之百的知識欺詐了。

全民福祉最關重要

「知識欺詐」之所以發生，可能是在經濟高

度發展中，知識份子性格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，沉迷於低層次文化活動的結果。這問題越來越使人憂慮。近來連「民意」反應也常被知識欺詐弄亂了。最顯著的在民意反應上，一部份偏激人士已拿地域性民意損害了國家所需求，以及歷史任務、時代任務所需求的民意。

以現在的國大代表、立監委員來說，我常覺得某些人大罵「萬年國會」、「老年人國會」並說這些「國會議員」已無法代表民意，這是極不正確、是有欠厚道的，現存的國會，是產生於國家特殊處境所需求的民意上，是產生於歷史任務，時代任務所需求的民意上，並非因「國會議員」自我戀棧而存在。

因此，現有國會議員，並非完全脫離民意。不過他們代表的是國家的需求，歷史的、時代的任務。他們研擬方案（國代）、審議法案（立委）、糾彈官邪（監委），絕大多數國會議員，都是忠心耿耿，為反共復國竭盡忠心，為當政者作靜友。「地域民意」與「國家民意」有時在需求上會發生矛盾，無論如何調和解決，如果忽略了國家所需求的民意，和歷史、時代所需求的民意，換言之如果是違背反共復國的地域民意，絕非國家之福、民族之福。假如還有人以知識欺詐的手法來修談民意，危害國家安全與全民福祉，更會禍患立見了！